

## 68 七七事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一聲炮響，宣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七七」事變當天，韓復榘不在濟南。七月八日，梁漱溟從鄒平去江西廬山參加國民政府召集的各界人士談話會，途經濟南訪韓不遇，遂通過省府秘書長張紹堂與韓接通電話。韓已獲悉盧溝橋事件，吩咐張與第三路軍參謀長劉書香以韓的名義給廬山蔣介石寫一封信，請梁帶到廬山去。信中大意是說：第三路軍有部分將領正在廬山受訓，請蔣盡快命他們返魯，做應戰準備；請蔣為第三路軍補充高射炮等防空武器。張還在電話裡向韓報告：剛接到北平市長秦德純來電，稱局勢有所緩和，日本人表示願意談判，他們亦不欲擴大事態。韓在電話裡笑了，說這是日本人的緩兵之計，欲藉機調動兵力。仗註定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會甘休。

韓復榘的分析與預見十分準確。是時日軍兵力尚不足，駐平部隊僅有兩個大隊用於前線作戰；天津派來增援的炮兵，因連日大雨，道路泥濘，被阻於通州。日軍通過談判爭取時間。

十一日，日本政府五相會議即在軍方要求下通過陸軍省的增兵華北提案，日軍源源開進華北。從二十五日起，日軍即開始向廊坊、北平、通州之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發動猛烈進攻。二十八日晚九時，第二十九軍被迫撤出北平。

梁漱溟在南京將韓復榘致蔣介石函交行政院轉呈，二十三日返回濟南，在火車上遇見一些韓軍中下級軍官，他們是奉命將眷屬送回原籍安徽後又返回山東的。原來韓於七月十五日即下令所部軍官送眷回籍，部隊進入戰備狀態。

韓復榘命令將山東省汽車路管理局改編為第三路軍汽車兵團，任命汽車路管理局局長劉熙眾為汽車兵團團長。將所有載重汽車加裝鋼板，作為裝甲汽車使用，擔任作戰和軍事運輸任務。

韓復榘將菏澤一帶的自衛訓練班壯丁四千人（自備槍支）編為第一補充旅，委孫則讓為旅長；將膠東第七專區訓練的壯丁三千人（自備槍支）編為第二補充旅，委張驥伍為旅長。嗣後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抗戰。

介石給韓欽定的罪名之一「收繳民槍」，即指此事。日軍占領濟南，孫則讓的第一補充旅，撤到河南漯河，全部編入中央軍炮兵。

韓復榘於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兩次致電蔣介石，要求國軍各路同時出擊沿津浦線南下之敵。蔣回電稱，他自有主張，自有辦法云云。三十日，韓應蔣電召赴南京開會，臨行前對梁漱溟笑著說：「趕緊回鄒平挖地洞吧。」意思是讓他作好打仗的思想準備。蔣從廬山下來，回到驕陽似火的南京，召開國防會議，山西閻錫山、山東韓復榘、四川劉湘、廣西白崇禧、廣東余漢謀、湖南何健、雲南龍雲等皆與會。會後，韓還單獨向蔣請示機宜。韓回到濟南後，對梁漱溟說，蔣見到他沒談什麼，似有一肚子心事，卻一點也不吐露。他臨走時，蔣對他說：「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韓對梁感歎道：「我是糊裡糊塗去南京，又糊裡糊塗回濟南。我看蔣先生並無抗日決心。」（註一）

七月上旬，第五十一軍于學忠部奉蔣介石命令由江蘇淮陰開往山東臨沂。韓復榘不再顧及與日本達成不在山東駐中央軍的默契，當幾列火車搭載北上的第五十一軍源源開到濟南時，韓在車站聯合辦公時理直氣壯地命令參謀：「通知日本領事館，中央軍過山東了。」遵照韓的部署，第五十一軍駐防青島以南沿海至連雲港及膠濟路東段，以防日軍從海上登陸。

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前，韓復榘第三路軍的防區在津浦路以東，膠濟路以北。

（註一） 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零二十四頁。

「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後，局勢更加緊張。由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在南京召集全國社會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舉行「參議會」（「國民參政會」前身），為抗日救亡出謀獻策，梁漱溟也應邀參加。會議結束後，蔣介石囑梁陪同蔣百里赴山東視察防務。梁、蔣途經徐州時，見到時任軍長的胡宗南。胡對梁說，山東防務十分重要，日本人可能在膠東沿海登陸，他是奉命幫助韓復榘守衛山東，共同抗日，而絕無意取代韓主席在山東的地位。

梁漱溟回到濟南，見到韓復榘。韓說，他已收到蔣介石的電報，知道梁陪同蔣百里來山東，但不知道究竟來幹什麼。梁說是蔣介石派他來山東視察防務的。韓一聽就笑了，說：「難道他們還想守山東嗎？」梁又轉述了胡宗南的話。韓聽著直搖頭冷笑，說：「日本人一來，還扯什麼誰代替誰的地位，簡直是廢話！」然後又提高嗓音說：「我認為山東是守不了的，我們打不過日本人。唯一的辦法是保存實力，把軍隊撤到平漢鐵路以西，等待國際上的援助，然後再反攻。別的出路沒有，歐美是不會讓日本獨吞中國的。這些道理，蔣介石肚子裡比我明白得多，還裝什麼樣子！」梁將韓一席話轉告蔣百里，蔣說韓的一些看法有道理，但作為中國軍人，卻應盡守土之責，而不能不打就撤。（註二）

平、津淪陷後，駐平日本當局派特使飛濟南，與韓復榘密談。日方提出可以不在山東駐軍，

（註二） 汪東林：《訪梁漱溟問答錄（五）》，第五十三頁。

但要假道山東運兵。韓明確表示，不管是駐兵還是運兵，都不允許日軍進入山東。（註三）

中日既已開戰，韓復榘為表示對日決絕，限令日本駐濟領事館人員及日僑民三天內撤離濟南，並不准帶走財物。七月十八日，日駐濟武官石野到省府與韓復榘談判到深夜一點，旨在誘使韓保持「中立」。最後韓說：「你們把我韓復榘當作漢奸看，那你們瞎了眼！明天你們不走，你們的安全我就不負責了。」適七十四師師長李漢章有事進來，聽見韓的話並見其怒容滿面，就知道是日人的要求使韓感到受侮辱了。十九日，省府辦公會上，韓對與會者說：「日領事館人員及僑民今早乘專車赴青島回國去了。他們希望我們中立，真是異想天開！」（註四）是日，日本駐濟領事館人員及日僑民一行二百六十七人乘車離濟去青島回國，日本洋行、工廠一律封門上鎖。青島的日本人也全部撤離回國，日官方一切事務由美國領事館代為處理。八月二十日，日本駐煙臺領事館亦關閉。十一月中旬，上海淪陷，南京告急。韓復榘下令沒收日僑財產，在日本洋行內抄出大量槍支、鴉片等私貨。韓派爆破隊到淄博、膠東一帶將日本人的廠礦炸毀。

中共中央毛澤東致信韓復榘，呼籲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並告以將派同志前往拜謁，「乞賜接談，如承不棄，予以具體辦法」。（註五）

（註三） 王道生：〈大本營送我到韓部〉，《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三十四頁。

（註四） 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二十二頁。

（註五）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上卷，第五百七十頁。

七月下旬，中共中央軍委派張經武以軍事聯絡員身分前往濟南。張到濟後，住在劉熙眾家。同時，彭雪楓也以中共中央身分派張震到濟南。經余心清、劉熙眾、王致遠介紹，七月二十八日晚，韓復榘會見張經武。張向韓轉達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聯絡各地方實力派一致抗日的方針，及願與韓建立統一戰線的願望。韓聽後深表贊同。此後張與韓又有多次接觸。韓向張徵詢抗戰勝利辦法。張便根據中共洛川會議上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精神，向韓提出建立抗戰動員結構、改造部隊、動員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等建議。<sup>(註六)</sup>韓表示願意採納這些建議，同意釋放在押政治犯；在第三路軍成立政訓處，由余心清任處長。

九月至十一月，張擘、李林、趙健民、理琪、姚依明、張北華等一大批被關押的共產黨幹部陸續出獄，分赴山東各地開展抗日鬥爭。

早在「七七」事變前，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就有聯絡山東韓復榘、山西閻錫山、北平宋哲元和綏遠傅作義等共組北方聯合戰線之計畫。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在致宋哲元信中說：「魯韓、綏傅、晉閻三處，弟等甚願與之發生關係，共組北方聯合戰線。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設法介紹。」<sup>(註七)</sup>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中央軍聯絡部周恩來派彭雪楓到濟南開展統戰工作。<sup>(註八)</sup>

(註六)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三百四十六頁。

(註七)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四百一十八—四百一十九頁。

(註八)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三百四十五頁。

左派教授張友漁（中共黨員）對此有過一段評論：「宋哲元、韓復榘均系馮玉祥的部下。馮對其西北軍失去控制後，宋、韓率部投降了蔣介石。他們控制了冀、察、平、津和山東地盤，既不甘心賣國投敵，又取不到蔣介石的信任，為了本身的生存，故謀取與國內各個實力派結成同盟。我黨就利用這種矛盾，與宋、韓搞統一戰線。經過我黨的爭取，宋、韓釋放了在押的我黨同志；開放群眾抗日救亡運動，便利了我黨力量的發展；利用他們的合法名義，很順利地展開我們的工作，推動了抗日運動的高漲。所以說，周恩來同志領導的聯絡在華北的工作成績是巨大的。」（註九）

自七月三十日平、津相繼淪陷後，數以萬計的流亡學生乘外商輪船走海路在山東煙臺、青島或掖縣虎頭崖登陸。韓復榘盡地主之誼，派劉熙眾、余心清用汽車把學生接到濰縣，再乘火車到濟南，全部車票及食宿一概免費，歷時一月有餘。遠道而來的學生在濟南成立平津流亡同學會，設立「民先」駐濟聯絡處。

八月中旬，左派教授張友漁、許德瑗等在余心清陪同下，在濟南會見韓復榘。「韓對來濟南的北平左派教授表示歡迎，徵詢我們（指張、許等）關於抗戰意見。我們就根據中共中央頒佈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精神，闡述了我們對抗戰的意見。並針對山東具體情況，提出要想堅持抗戰，必須發動民眾，而發動民眾，必須開放黨禁，吸收各黨各派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參加救國工

（註九） 張友漁：《中共中央軍委華北聯絡局與山東抗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存稿。

作的道理說了一遍。韓同意我們的意見，懇切地表示希望我們和大批愛國青年留在山東，幫他們抗戰。」（註一〇）

到達濟南的平津流亡學生再也不能坐下讀書了，紛紛要求脫下長衫，走上抗日前線。一部分學生被送到山西閻錫山的「犧盟會」、「決死隊」、津浦線馮玉祥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平漢執行緒潛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宋哲元第一集團軍、保定萬福林第五十三軍、大同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石友三第一八一師、楊秀峰主辦的河北民軍「民訓處」等處，走上抗日戰場。一部分學生上軍校、航校、炮校和「戰幹團」，去大後方復學去了。還有不少學生留在山東參加抗日，喊出「保衛山東，保衛華北，恢復平津」的口號。（註一一）

北平淪陷後，時在北平擔任第二十九軍高級軍事顧問的李鳴鐘不甘當亡國奴，化裝成商人，經天津乘船南下，在硯臺登陸。西北軍出身的張市長為李設宴接風。次日，張市長派車送李到掖縣，當地駐軍長官谷良民出動儀仗隊迎接。李深感不安，說：「我又不是什麼在職官員，何必來這一套？」谷回答：「多年不見老長官，理應如此！」一番敘舊之後，谷請李參觀其防防禦工事，並說：「日本鬼子膽敢過來，我們叫他有去無回！」李赴濟南，途經濰縣第二十九師防地，曹福林軍長設宴為之洗塵。李到達濟南，韓復榘親往省府招待所拜見老長官。李問：「向方老弟，你

（註一〇）張友漁：《中共中央軍委華北聯絡局與山東抗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存稿。

（註一一）張友漁：《中共中央軍委華北聯絡局與山東抗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存稿。

對這場戰爭作何準備？」韓肅然道：「大敵當前，只能死戰到底！」李歎曰：「好，正是軍人報國的時候！」（註一二）

李鳴鐘是西北軍「五虎將」之一，第十六混成旅第一期模範連連長（韓復榘時任該模範連排長），在西北軍高級將領中享有極高的威望。

八月四日，韓復榘就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為李宗仁，參謀長為徐祖貽（胡若愚代），轄第三集團軍（韓復榘）、第五集團軍（顧祝同）、第十一集團軍（李品仙）、第三十一軍（劉士毅）、第五十一軍（于學忠）、第五十七軍（繆徵流）、第八十九軍（韓德勤）和青島守備隊、海軍第三艦隊（沈鴻烈）。

第五戰區負責津浦線南段蘇魯方面作戰。

第三路軍擴充為第三集團軍，韓復榘兼總司令；沈鴻烈、于學忠任副總司令，轄第十二軍（孫桐萱）、第五十一軍（于學忠）、第五十五軍（曹福林）、第五十六軍（谷良民）、青島守備隊（沈鴻烈）、海軍第三艦隊（沈鴻烈）。

第三路軍擴充為第三集團軍，只是番號改變，兵力仍為原來的五師一旅。于學忠的第五十一軍及沈鴻烈的青島守備隊、第三艦隊名義上歸第三集團軍建制、實際上均由南京最高統帥部直接指揮，韓復榘無權調配。由於無法預料未來日軍究竟是從陸上還是從海上進攻，因此韓軍防線拉

（註一二）李凡榮：《西北軍名將李鳴鐘》，第一百三十五頁。

得很長，兵力明顯不足，捉襟見肘。

韓復榘升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何思源等幾位廳長給韓道喜。韓說：「總司令是大家的，以後有事大家商議。」

十三日，淞滬會戰爆發。十六日，國民政府下達國家總動員令，組織大本營，作為最高統帥部，指揮全國陸海空軍，蔣自任陸海空軍大元帥；在全國劃出五個戰區（以後有調整增添），建立戰時體制。

宋哲元第二十九軍撤出平、津後，奉命向津浦路唐官屯、馬廠一線集結，當時部隊尚有八萬人。平漢線防務交孫連仲、萬福麟等部接替。不久，第二十九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宋哲元任總司令，隸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潛程）。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 副總司令萬福麟、馮治安

第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

第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李文田代）

第六十八軍軍長劉汝明

第一八一師師長石友三

新編第六師師長高樹勳

騎兵第三軍軍長鄭大章

是時部署在津浦線上的原西北軍及東北軍約十個師，與日軍相持，戰事一度平寂。

八月二十三日，日軍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在津浦線上發動攻擊，主力為磯谷廉介第十師團。第一集團軍不支，且戰且退。日軍九月四日攻克唐官屯，十一日占領馬廠。

八月下旬，韓復榘接受余心清建議，在王致遠的鄉村建設人員訓練班的基礎上，在濟南舉辦第三集團軍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旨在為第三集團軍各部培訓政工幹部。韓出任班主任，余任副主任，黃松齡（教授、中共黨員）任教育長，張友漁（教授、中共黨員）、許德瑗（北平大學副教授）任政治教員，北平左派文化人士齊燕銘、陳北鷗等主持教務工作。學員主要是平、津流亡學生、山東愛國知識青年及鄉建派人士，共辦三期，有一千三百人參加培訓。第一批學員五百人於八月底入學，九月中旬被派往臨清、德州、惠民、煙臺等地開展抗日工作。（註一三）

九月十一日，即日軍占領馬廠之日，馮玉祥就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鹿鍾麟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轄第一集團軍、第三軍團（軍團長龐炳勳，下轄龐炳勳第四十軍、李多荃第四十九軍）、第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第二十三師（師長李必藩）、第一一八師（師長張硯田）。第六戰區負責津浦路北段及冀察方面作戰。

二十天之前，八月二十日，馮玉祥曾出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淞滬會戰。第三戰區將領皆出自中央軍系及西南軍系，對馮都是客客氣氣，虛應故事，沒人聽他指揮。馮無所事事，每日

（註一三）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三百四十七頁。

只是遊山水，跑空襲，做「丘八詩」。馮在日記中說：「我現在有兩個任務，一為等死，等日本人來殺死；一為作詩。」

淞滬會戰進行中，馮玉祥又被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究其原委，按時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的說法是，他到淞滬前線視察，在宜興見到馮，「轉告委員長慰勞之意後，馮未有何表示。我當時心中忖度，是否第三戰區之部隊都是中央部隊與西南部隊，馮指揮不靈而不到戰區？我回至南京與何總長（應欽）商量，我以為西北部隊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孫連仲、劉汝明、馮治安等有愛國之熱誠又是馮一手造成之部隊，他們對潛程之指揮素來不大接受。不如在黃河以北、山東北部、河北等地，開闢一新戰區——第六戰區，由馮負責，兵力若連同韓復榘部至少有十五萬人以上。何總長同意我的說法，我們遂向蔣委員長建議，也蒙採納。我徵求馮之意見，馮亦很高興。我詎料命令發表不久，馮剛乘津浦路北行，韓復榘即有電到中央反對此事，寧願隸屬第五戰區（戰區司令官李宗仁）。中央之命令已經發表，而韓復榘又表示反對，只好將韓之一部不納入第六戰區。給韓以山東省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馮就職不久，宋、石等西北軍紛紛向中央密電反對，過去宋、石等在程潛之指揮下雖不太受命，然情況尚稱良好，如今對馮甚畏懼而不信任，則事態更形嚴重。」（註一四）

馮玉祥在其《我的抗戰生活》中說：「有一天，白健生（白崇禧）來對我說，宋哲元的部隊

（註一四）摘自《白崇禧口述自傳》。

退到了馬廠，蔣先生叫他跟我商量，問我到河北去，指揮他這一路的隊伍好不好。我說：『在抗戰的時候，只有唯命是聽。統帥有什麼命令，我都是遵從。』」（註一五）

宋哲元的高級幕僚吳錫祺、王式九認為，蔣介石之所以調馮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問題的實質是：一方面，馮玉祥想借抗戰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聲望，並乘機抓住一部分軍隊；另一方面，蔣介石表面上對馮表示推重，暗地裡卻挖他的牆角，使馮丟醜。」（註一六）

九月十三日，馮玉祥偕鹿鍾麟、石敬亭、孫良誠、張維璽等舊部乘車北上，準備在津浦線上冀魯交界的桑園建立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

同日，太原會戰爆發。

十五日，馮玉祥一行路過濟南。韓復榘偕張自忠到火車站迎送。馮對韓勉勵一番，告誡他「千萬不可聽壞人的話」。韓說：「求先生為張自忠寫一封信給蔣先生。」馮說：「很好，你們的事要我幫忙，凡我能做的，我都願意做。」（註一七）

馮玉祥請韓復榘抽調兩個師到德州以厚其勢。韓告以所部隸屬第五戰區，津浦線北段不在其防區以內。其責任防區黃河防線及海防線過長，兵力已不敷應用，再抽調兩師支援津浦線北段確

（註一五）馮玉祥：《我的抗戰生活》，第十九頁。

（註一六）吳錫祺、王式九：〈宋哲元及其部隊在抗戰初期的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五十八頁。

（註一七）馮玉祥：《我的抗戰生活》，第二十頁。

有困難。馮不悅而去。

韓復榘、宋哲元之所以不歡迎馮玉祥北上，據說是時任第一戰區總參議的蕭振瀛從中挑撥離間。曾長期擔任馮的秘書，並為馮編寫《國民軍史稿》的高興亞，在其著作《馮玉祥將軍》一書中指出：蔣介石「密令蕭（振瀛）奔走於宋、韓各部門，進行挑撥離間，務必使馮玉祥與宋哲元、韓復榘決裂」。「蕭振瀛到前方，煽動宋、韓不聽馮的指揮，說馮是藉犧牲他們的實力來提高個人的抗戰聲譽，到一定時機，準備以鹿鍾麟、石敬亭來分別來接收他們的隊伍；又說蔣介石心裡是不願意打的，你們費力不討好；有『兵』才有力量，把『兵』打完了，自己的一切也完蛋了，只是為中央省一筆遣散費！」（註一八）

蕭振瀛在其遺著《華北危局記實》中作如是說：「不料馮（玉祥）甫到滄州，竟然既不遵守大本營之軍事指揮系統，亦不籌畫對日之作戰，而派其私人代表紛赴前線防地，與原西北軍各將領聯繫，要求分撥部隊至其處，並交付私人密電碼作為私人間之秘密聯繫。各將領均以此事向余詢問。余僅覆以馮北來，應表示歡迎，共同抗日，然現為國家之軍隊，一切自當遵守國法軍紀。在眾將領表示歡迎而不肯私撥軍隊下，馮即以眾將領如是聽命於我，而派人各處散布謠言，妄圖挑撥各將領與余之關係。」（註一九）

（註一八）高興亞：《馮玉祥將軍》，第一百七十六頁。

（註一九）蕭振瀛：《華北危局記實》，第六十七頁。

十六日晨，馮玉祥專車到達連鎮。宋哲元上車向馮報告軍務，隨即說明舊病復發，已向中央請准病假，擬赴泰山休養，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職務由馮治安代理。馮玉祥看出宋是有意迴避，遂返回桑園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宋的專車徑直開往泰安。馮治安也以前方情況緊急，避而不與馮玉祥見面，直到部隊撤退到桑園，才不得不與馮玉祥敷衍一番，旋退往德州。

曾任馮玉祥隨從參謀的馮紀法在一九八〇年代寫了一本書，名為《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十五年》。書中透露馮玉祥坐鎮桑園期間曾致函蔣介石，狀告韓復榘。他說：「馮先生當天給蔣介石寫了一封親筆信，告發韓的通敵判國罪，特派我去南京送信，並向我口述了韓的具體判國勾當，要我記住向蔣轉述。當天晚上，我就出發了。到了南京，我住在馮先生的公館裡，在電話裡與蔣的侍從室聯繫上了，過了個把小時，白崇禧的秘書打來電話，說白總長要接見，叫我等著。果然，過了一會工夫，來了一部車子把我接去了。白崇禧見了我很客氣，告訴我蔣有事，由他接見我。我從懷中把馮先生的親筆信拿出來，雙手遞交給他。我坐下來後，就遵照馮先生的口述，把韓如何不聽號令，如何與日寇秘密勾結，如何要『自治』，準備發通電等等行為，一一向白作了報告。白崇禧聽得很認真，不時記在一個小本子上。我報告完了，白說：『我盡快向蔣先生轉報，馮先生的回信我就不寫了。』接著又囑咐一聲：『你趕快回去吧。』幾經輾轉，我終於在德州見到馮先生，向他報告了南京之行。很快，馮先生離開了德州。」（註二〇）

（註二〇）馮紀法：《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十五年》，第一百〇二頁。

十八日，紀念「九一八」六周年大會在民眾體育場舉行，濟南各機關、團體、學校及東北、平津流亡學生等萬餘人到會，大會通過決議：通電全國及國民政府及前方戰士，本市今日絕食或節食，捐款救國。

二十一日，日軍磯谷師團先頭部隊與龐炳勳第四十軍在姚官屯交火，經過三天激戰，姚官屯失守，龐軍元氣大傷，離開津浦線，向西撤退。二十四日，日軍輕取滄州。

馮玉祥之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由桑園遷至山東境內的德州。

撤退下來的馮治安第七十七軍經德州，沿運河東岸南下，穿過魯境向大名方向轉移。李文田第五十九軍沿鐵路以東，向南一直撤退到黃河南岸，到達長清一帶。韓復榘盡地主之誼，對第五十九軍予以接濟補充，於是傳出李文田欲脫離第一集團軍，投奔第三集團軍的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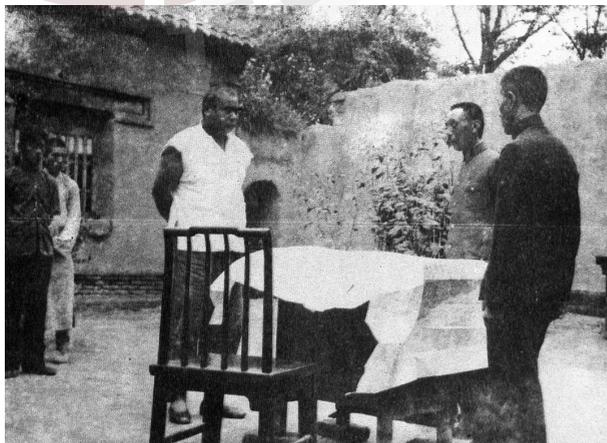
姚官屯—滄州之役後，日軍長驅直下，二十九日占領泊頭，兵臨魯境。是時，在津浦線北段的第一集團軍只剩下一支弱旅——李必藩第二十三師。

馮玉祥要求韓復榘支援兩個師被拒後，便通過大本營向韓施壓。蔣介石電令韓抽調兩師到德州，接應沿津浦線退下來的第一集團軍。韓以部隊西調而空出的魯東防地，無友軍填防，造成防區疏漏為由，幾番與大本營交涉均無結果，只得從命。正當津浦線北段姚官屯—滄州戰事進行之際，韓命所部展書堂第八十一師於九月二十三日從招遠開跋，日夜兼程向德州急進。從魯東沿海的招遠到冀魯交界的德州近八百里路程，幾乎橫貫山東半島。時值魯北連日大雨，運河各支流水

勢暴漲，道路泥濘淤塞，部隊長途行軍異常艱難，其間搭乘一段火車，鐵道路基又有多處被大水沖毀，二十六日到達德州。韓因此受到種種非議，被指故意拖延時間。

韓部曹福林第二十九師奉命從濰縣開到魯北，布防臨邑、商河、惠民、齊東之線。韓部李漢章第七十四師由青島開往津浦線上的平原、禹城之線。如是第二集團軍主力幾乎全部壓到魯北，空出之膠東及沿海地區只能由民團填防。

至此，第二集團軍在津浦線上已集結三師一旅：展書堂第八十一師與李漢章第七十四師布防在德州至禹城一線，為第一梯隊；孫桐萱第二十師布防在禹城至濟南一線，為第二梯隊；吳化文手槍旅駐防濟南，為預備隊。從膠東煙臺至周村以北之黃河防線只有谷良民第二十二師擔任。



一九三七年九月，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與副司令長官鹿鍾麟（右二）、參謀長張之行（右一）在冀魯交界之桑園研究敵情。

